

国人尊崇有功国家民族的历史名人，欲与先贤往哲攀亲，其善良愿望未可厚非，然以为信史，就不一定恰当了。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有关唐初校书的一则墓志的分析

张 固 也

近读《唐代墓志汇编》，发现一则有关唐初校书的墓志，有助于解决目录学史上的一桩千年公案，即唐初校书是否编撰有国家藏书目录？兹先将其主要文字引述于下，并略作分析，以就正于学界同仁。

唐故益州大都督府功曹参军事张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玄弼，字神匡，范阳方城人也。夙阅游宦之资，详之碣文别传。五岁而孤，志学，伏膺于大儒谷那律。律为谏议大夫，调书秘府。府君以明经擢第，随律典校坟籍。八儒分畛、五墨殊途。刘歆析九流之区域，郑默辨三阁之异同。五十五部，四十四家。访宁溯之新书，礼穷庄敬；览南阳之统论，易尽精微。緘箴秘文，委壶前记，并登秘府，一以贯之。逸思烟回，清飏霞举。言同神遇、理叶天成，七徙职为益州府功曹参军事，以贤名征，册入甲科，未拜职，以龙朔元年五月十九日终于洛阳。春秋五十有五。（下略）

墓主张玄弼，两《唐书》无传，以其子张柬之后相武后中宗，故得载名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谷那律两《唐书》入《儒学传》，“大儒”云云，殆非虚誉。史传叙其生平，极为简略，没有提及他“调书秘府”一事。其迁谏议大夫的具体年份，也不得而

详。所以张玄弼“随律典校坟籍”的时间，这里须略作推断。张玄弼高宗龙朔元年（661）五月去世，终年五十五年。他制科登第的年份，据墓志铭“擢第金门、沦躯泉□，未终千日，俄成千古”诸文，当在去世前近三年，即显庆三年（558）末。担任益州府功曹参军前，他又曾经“七徙职”。如果以后世通常的三年一任计，他明经擢第、校书秘府的时间当在贞观十一年（637）以前。当时张玄弼已过而立之年，相对于唐人常见的“弱冠明经”，已属大器晚成。据此，张玄弼随谷那律参加了唐贞观初年的校书活动，当无疑义。

唐朝建国之初，即注意图书的搜求整理工作，除得隋旧藏八万余卷外，又接受令狐德棻的建议，“购募遗书”^①。从《张玄弼墓志》“访书宁朔，礼穷庄敬”来看，他在校书过程中也曾经受命外出访书，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唐太宗贞观二年（628），魏徵“迁秘书监，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书图籍粲然毕备”^②。魏徵领导的这次校书活动，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后魏徵于贞观七年（633）迁待中，贞观十七年（664）去世，但这项工作仍由颜师古等学者继续着。由于时代久远，参加校书的人员和校书情况，史书记载不详。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是否有编撰目录之事，史籍中绝无记载。后世学者多沿袭明胡应麟的说法，即“唐初诸臣亦绝无目录之修”^③。有的学者根据古代校书的常例，怀疑魏徵校书时编撰了国家藏书目录，但找不到任何史料依据^④。《张玄弼墓志》的史料价值不仅是在唐初校书人员名单中，增加了谷那律、张玄弼二人，补史书之缺，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唐初官修目录的有限却又极为珍贵的一丝信息。

张玄弼以明经的身份参与魏徵领导的校书活动，不可能是其中很重要的人物，但墓志中却以大半篇幅谈论这件事，而对其“七徙职”的经历一笔带过，固然有其撰人张柬之显扬先人德业的因素在，但也说明这件事在他一生中有着重要意义。似乎他在校

书活动中起过某种特殊作用，而令其父子两代引以为荣。细审文义，可知张玄弼所承担的，正是直接参与了编撰国家藏书目录的工作。“緘箴秘文，委壶前记，并登秘府”，是抄校图书，藏于秘府。“一以贯之”，就是在此基础上编制目录，登录图书。以使“八儒分畛，五墨殊途”，达到辨章学术、考竟源流的目的。正因此故，张柬之才拿刘歆、郑默的工作来加以比类。古代以校书著称的学者很多，《张玄弼墓志》单以刘歆、郑默为比，值得注意。汉代刘向校书，编写叙录，但他是否亲自编成《七录》，已不得而知。其子刘歆撰成《七略》，才是《汉书艺文志》的直接依据。墓志不举刘向，而举刘歆为例，可见其着重点在编目一事。“魏秘书郎始制《中经》”^⑤，开创了目录分类中的四分法，在目录学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⑥。所以只有张玄弼参与过国家藏书的编目工作，墓志中“刘歆析九流之区域，郑默辨三阁之异同”二语，才是最为贴切的。根据前引魏徵“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的记载，这部唐初国家藏书目录可以拟名为“唐贞观四部书目录”（以下简称“贞观目”），其撰人包括魏徵、谷那律、张玄弼等人。

下一个问题是，墓志中“五十五部，四十四家”是何所指谓？它和“贞观目”有何关系？“五十五部，四十四家”，无疑是书目二级分类的总数目。它有两种可能，一是属于唐前某种或数种书目的分类，这里只是取以比类；二是实指“贞观目”的分类。唐代以前书目二级分类有明确记载的唯《七略》（以及《汉书艺文志》）分为三十八种，梁阮孝绪《七录》分为五十五部，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等因收书较少，“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⑦，没有二级分类。其他绝大多数书目的分类情况已不可详考。因此，所谓“五十五部”有可能是指《七录》的分类而言，但用“家”来称书目二级分类以及具体分为“四十四家”的书目，现存史书中没有记载。如果就其在书目分类方面对后世的影响而取以比类，似乎没有理由舍《七略》的“三十八种”，而取这至少不是最有影响的“四十四家”。这种没有权威性的具体数字的举例，还

有什么意义呢？

笔者认为，“五十五部，四十四家”，很可能是实指“贞观目”的分类情况。但这首先有个疑点，一般目录都说它有“若干大类若干小类”，如《汉书艺文志》有六略三十八种，《七录》有七录五十五部，而“五十五部，四十四家”，显然与其不同，是并举两个二级类目的总数，这是为什么呢？要解答这一疑点，就得参观《七录》和《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情况。阮孝绪《七录》分内外篇，内篇有经典、经传、子兵、文集、术技五录四十六部，外篇有佛法、仙道二录九部，凡七录五十五部。《隋书经籍志》虽被视作四分法的书目，但其分类实际脱胎于《七录》的分类法，以至后人“《隋志》者固《七录》之子”的说法^⑧。其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略即相当于《七录》的内篇；另附录道经佛经二部十五类，即《七录》的外篇，只是有类无书，仅记总部卷而无具体条目而已。“贞观目”的编撰，与《隋书经籍志》同时代而略早，其分类当亦参考《七录》而定。但既为“四部书目录”，当然已经把《七录》的子兵录、术技录合并为子部，而道经、佛经很可能是附录于四部书之后的。墓志中的“五十五部，四十四家”，前者连附录数之，后者专指四部的分类。《贞观目》和《隋书经籍志》都刻意规模《七录》，连道经、佛经总分为五十五部（类），其经、史、集三部及道经的分类和《七录》相应诸录也很接近，甚至完全一致。它们和《七录》分类上的主要区别，即在合并子兵和术技为一部，其中“贞观目”的做法可能更为接近《七录》，只是在合并二录时，并掉了两个部类（如有可能是阴阳与经方），四部共有四十四家。《隋书经籍志》在此基础上又加合并，它较《七录》并掉了八个类，在史部新分立两个类，四部总分四十类。隋代的佛典目录比较发达，分类大异。“贞观目”可能参考较接近《七录·佛法录》的颜琮《林邑所得昆仑诸经目录》，分为七类（部）。《隋书经籍志》则参考智果《大隋众经目录》，分佛经为十一类。这样，二目四部并道经、佛经仍分为五十五个类。

《张玄弼墓志》所反映的唐初校书编目情况，已如上述。关于“贞观目”，《隋书经籍志》总序还可提供一条重要材料。这篇序的末段说：“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清姚振宗认为这是“以隋代官私书目所谓见存者类次为长编”的隋代所存图书之数^⑨。其实，全部的有关材料都记载了唐初现实国家藏书为八万余卷，只是重复相揉而已^⑩。所以，《隋志》总序所载“见存”书部卷数，似即“贞观目”登录的，亦即唐初现存的国家藏书的部卷数。

以上分析如果可以成立，《隋书经籍志》的编撰和材料依据就须加以重新探讨。前人根据宋天圣年间以前旧本《隋书经籍志》题“待中郑国公魏徵撰”和唐人毋煚说《群书四部录》“所用书序取魏文贞”，认为《隋志》是魏徵编撰的^⑪。但《隋书》十志是魏徵死后才编成的；《隋志》总序载今存书部卷数，不列本志著录之数，不合序体；序中又说“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而本志书序仅有48篇，亦复自相矛盾。所以笔者认为，魏徵所领导编撰并亲自撰写书序（总序和五十五篇小序）当是国家藏书目录——“贞观目”。不久诏修《五代史志》，主事者遂增删此目，并附注亡书，编成了《隋书经籍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详细的论述，则非小文可得而完成。

注：

① 《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② 《旧唐书·魏徵传》

③ 参来新夏《古典目录学》第162页

④ 参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后序，王重民《对隋书经籍志的初步探讨》。王氏认为魏徵编撰《隋书经籍志》时可能掌握了一份“在长安新编好的，包括着现存复本八万多卷的新目录”。

⑤ ⑦ 《隋书经籍志》总序。

⑥ 四分法始于魏郑默《中经》还是晋荀勖《新簿》，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张玄弼墓志》以郑默与刘歆相提并论，似暗含郑默开创四分法之意。如此，

则其意义又多一层矣。

⑧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93页。

⑨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后序。

⑩ 《唐六典》卷九，《旧唐书经籍志》后序，《新唐书艺文志》序。

⑪ 王重民《对〈隋书经籍志〉的初步探讨》。

作者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林联试解

杜常善

周汝昌先生不久前曾借《团结报》(1997.2.5)披露了珍藏多年的林则徐的一副对联。联文曰：

庆云扶质，清风承景。

鸣凤朝阳，翔龙仰霄。

关于此联周先生介绍说，落款姓名林则徐三字是草书（笔者按：根据林公对联署名习惯，当为“则徐”二字系草书），不易辨认；下面图章二方：“林则徐字少穆号涖邨”（白文），“某某太保之章”（朱文）。

关于此联，周先生作了如下的评价和解释：

“这副联文，可真好极了！”“我想，这不是林公照抄现成的‘套话’，而是他自己的杰构。‘庆云’即卿云，老年人该还能背诵‘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一个‘扶质’，一个‘承景’，铸词高绝。”“庆云而扶质，清风以承景，这是何等美好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又能闻得朝阳的威风之鸣音，又能看到仰霄之神龙的翔势——这一切，是